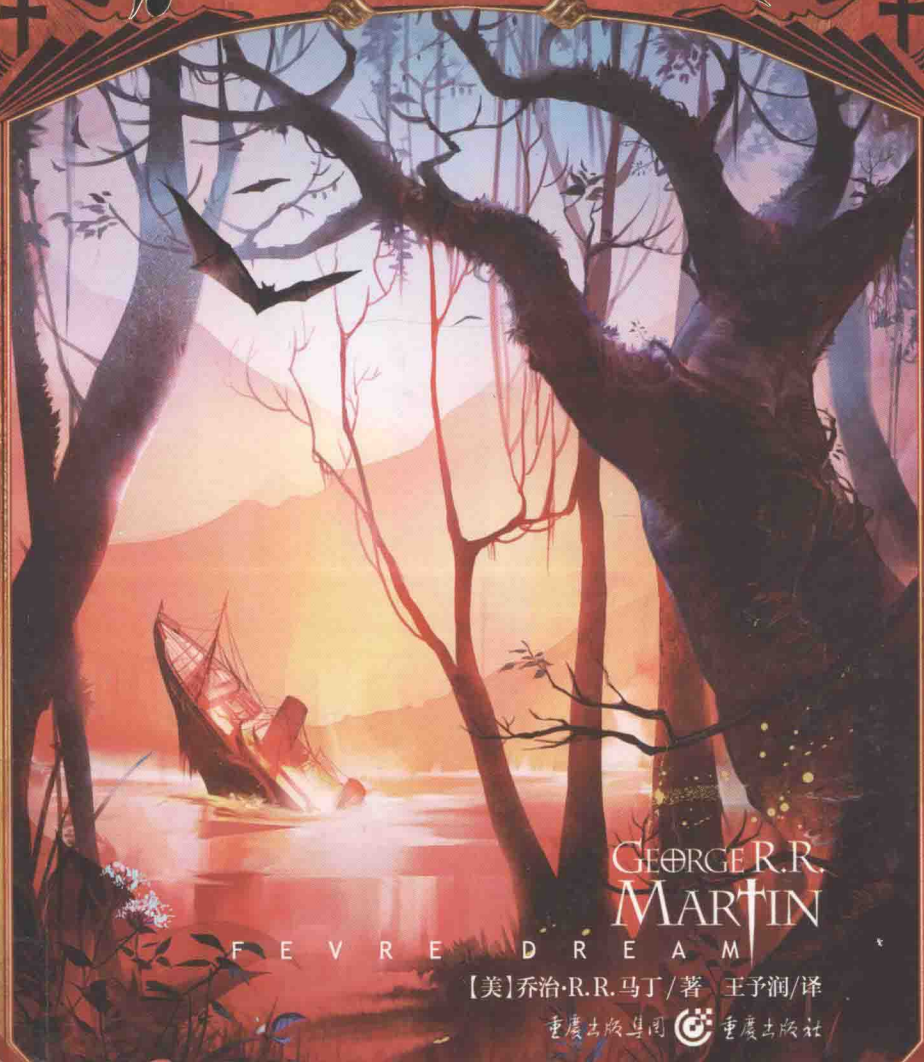


热夜之梦


(珍藏版)



GEORGE R. R.
MARTIN

F E V R E D R E A M

【美】乔治·R.R. 马丁 / 著 王子润 / 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熱夜之夢

Fever Dream

(珍藏版)



重慶出版集團  重慶出版社

Fevre Dream
Copyright © 1982 by George R.R. Martin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Lotts Agency Ltd.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6 Chongqing Tianjian Cartoon & Animated
Picture Culture Co., Ltd.
ALL right reserved.
版贸核渝字(2014)第10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热夜之梦(珍藏版)/(美)马丁著;王予润译.——
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16.1
书名原文:FEVRE DREAM
ISBN 978-7-229-10249-4
I.①热… II.①马… ②王… III.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①I712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73545号

热夜之梦(珍藏版)

RE YE ZHI MENG (ZHENCANG BAN)

[美]乔治·R.R.马丁著 王予润译

出版策划:重庆天健卡通动画文化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编辑:邹禾 肖飒 陈垦

装帧设计:谢颖设计工作室

封面绘制:OCEAN

责任校对:何建云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

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023-61520646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90mm×1230mm 1/32 印张:13.5 字数:346千

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0249-4

定价:42.80元

如有印装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独角兽 书系

献给沃尔·德洛普，
他是一名非凡的作家，一个了不起的朋友，
若这世上曾有过一位做着热夜之梦的人，
那一定就是他。



圣路易斯，
1857年4月

阿布纳·马什将山核桃木手杖的顶端在旅馆接待台上敲了敲，以引起接待员的注意，动作随意洒脱。“我在这儿来见一个叫约克的人，”他说，“乔希·约克，我想他是这样自称的。你们这儿有这样一个入吗？”

接待员年纪稍长，戴着一副眼镜。听到敲击声，他跳起身来，转向马什，审慎地看着他，露出了微笑。“怎么回事，这不是马什船长吗？”他亲热地说道，“有半年没见着您啦，船长。不过我听说了您遭遇不幸的事儿。可怕，真是太可怕了。我从1836年开始就来这儿了，从没见过像这样的大冰塞。”

“这事不劳你费心。”阿布纳·马什恼怒地回答道。他早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评论了。“庄园主之家”是一家备受蒸汽船船主们喜爱的旅店，在那个残酷的冬天之前，马什本人也会定期来此地就餐。但在大冰塞之后，他远离了此地，原因并不只是因为这儿就餐的价格。他喜欢这里的食物，但与此同时，却并不怎么渴望遇上这儿的主顾们：舵手、船长和船上的伙计们，所有在河上讨生活的人们，旧友与老对手们，所有人都知道他遭受的不幸。阿布纳·马什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。“你只要告诉我约克的房间在哪儿就好。”他断然说道。

接待员紧张地摇了摇头。“约克先生不在自己的房里，船长。去

餐厅吧，您会在那儿找到他，他正在用餐。”

“现在？这时间？”马什抬头看了一眼旅馆华丽的挂钟，然后解开外套的黄铜纽扣，掏出他的金质怀表。“午夜过十分，”他怀疑地说道，“你说他正在用餐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他正在用餐。约克先生自己定的时间，他不是那种你能对他说‘不’的人，船长。”

阿布纳·马什粗鲁地从喉咙深处发出声响，将怀表放入口袋，而后一言不发地转身，踩着沉重的大步穿过装饰繁复的大厅。他个子高大，没什么耐性，从不习惯于在午夜进行商业会晤。他挥舞着手杖，那架势就好像他并未遭遇那场不幸，依然是过去的那个他。

餐厅宏大而豪奢，几乎就如同一艘大型蒸汽船上的公共大厅，在这里可以看到雕花玻璃制的枝形吊灯，锃亮的黄铜摆件与桌子，盖以上好的白色亚麻布，上面摆放最好的瓷器与水晶装饰品。日间，这里的桌边满是旅行者与蒸汽船主，然而现在，整个餐厅空荡荡的，大部分的光都已熄灭。或许在午夜会晤也并非没有好处，马什沉思道：至少他不必经受任何安慰。在厨房门边，两名黑人侍者正在轻声交谈。马什无视了他们，径直走向餐厅遥远的另一边，在那里，一个衣着体面的陌生人正在独自用餐。

那人定然听到了马什接近的声音，却没有抬头。他正忙着用汤勺从一个瓷碗里舀牛杂汤喝。他那件黑色长外套的剪裁显而易见地表明他并非在河上讨生活的人，那么，他一定是东部人，甚至可能是个外国人。马什可以看出，他的身材高大，尽管还及不上马什。从他坐着的样子就可以看得出他很高，但不像马什那么壮实。一开始马什觉得他是个老人，因为他的头发全都白了，然而当马什走近，便发现他的头发并非白色，而是一种极浅的棕色，也便是在这一瞬间，这个陌生人看起来几乎像是个少年了。约克那张冷淡的长脸刮得干干净净，没有一丝胡子和鬓须，他的皮肤与发色一样苍白。当马什站在桌子对面

时，他觉得约克的手就像女人的一样。

他用手杖敲了敲桌子。亚麻布削弱了这个声音，令它听起来就像是个轻柔的招呼。“你是乔希·约克？”他问道。

约克抬头向上看，他俩的眼神交汇了。

终其一生，阿布纳·马什始终记得这一刻，这望进约书亚·约克双眼的第一个瞬间。无论来此地之前，他曾经想过什么，计划过什么，在此时，他都被深深地卷入了约克双眼形成的漩涡之中。少年、老者、花花公子或外国人，这些对约克的判断瞬间消失殆尽，在那儿的只有约克这个男人本身，以及他的激情、梦想与力量。

约克的双眼是灰色的，在他那张苍白的脸上显得幽暗惊人。他那针尖般的瞳孔仿佛燃烧的黑暗之火，直勾勾地望进马什，从内部衡量他灵魂的重量。瞳孔周边的灰色眼仁仿佛活物般移动，就像是暗夜中河上的雾。在河上的夜雾中，河岸消失，灯光消失，天地间只剩下你的船、河流与雾。而在约克双眼的迷雾里，阿布纳·马什所能瞥见的只是一些瞬息即逝、一闪而过的幻象，他可以感受到一道冷静的睿智凝视。但与此同时，那迷雾里却也蹲伏着一头阴暗的受惊野兽，它身陷囹圄，因这雾气而愤怒。笑意、孤独与残酷的激情，这一切都深藏在约克的双眼之中。

但在他双眼中最分明的是意志力，一种可怕的意志力。它是一种无情而残酷的力量，一如碾碎马什梦想的坚冰。在约克眼里的迷雾里，马什可以感觉到坚冰正在缓缓移动，缓缓地，他听见了自己的船与所有的希望全都被碾碎的可怕声响。

在阿布纳·马什的一生中，他曾经与不少人对视过，而这次是他盯着对方最长久的一次，他的手死死地紧握手杖，甚至都有些担心它会被一折两断。但最终，他转开了视线。

坐在桌边的男子推开了汤，做了一个手势，说道：“马什船长，我等您很久了。请坐下与我一道用餐。”他的声音柔和而富有教养，

十分从容。

“好的。”马什同样柔声答道。他在约克对面拉开一张椅子，舒适地坐了下来。马什是个魁梧的男人，身高足有六英尺，体重达到三百磅，一张红脸膛上长满浓密的黑胡髯，他以此来掩饰自己扁平的朝天鼻和满脸肉疣，但这把络腮胡子其实没起到什么作用：人们依然说他是这条河上最丑的家伙，他自己也心知肚明。他身上那件沉重的蓝色船长外套和外套上的双排黄铜纽扣中，包裹着的是一个暴烈而威武的灵魂。但约克的双眼卷走了他的咆哮。面前的这个人是个狂信徒，马什断定。他曾经见过的拥有此类眼神的人，不是疯子，就是地狱来的传教士；还有一次则是在下游，该死的堪萨斯，一个叫约翰·布朗^①的家伙脸上也有这样的眼睛。马什不想与狂信徒或传教士扯上关系，同样也想远离废奴主义者和禁欲主义者。

但当约克开口，他所说的话全然不像是个狂信者。“我的名字是约书亚·安东·约克，船长。商业上往来时用 J. A. 约克，朋友们则叫我约书亚。我希望将来的某一天，我们能既是商业伙伴，同样也是朋友。”他的语气听起来非常热忱，通情达理。

“那还得再看情况。”马什有些犹豫地说道。在他对面的这双灰色眼睛此时变得有些疏远，带着一丝模糊的愉悦，此前他在这双眼睛中所见的一切都已消失不见。他觉得有些困惑。

“我想您收到了我的信？”

“我随身带着。”马什说着，从口袋中掏出一封叠起的信。在刚收到时，它就像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幸运象征，能拯救他害怕失去的一切，但如今，他对此却不再确信。“你想投资蒸汽船生意，是吗？”他向前倾起身体说道。

^① 约翰·布朗（John Brown，1800—1859）废奴运动的积极组织者，曾积极参与后文提到的黑人废奴运动组织“地下铁道”，1850年组织了黑人武装组织“基列人同盟”，1859年死于起义，成为两年后南北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导火索。

一位侍者出现在他们身边。“你想与约克先生共餐吗，船长？”

“也是我的荣幸。”约克赶紧道。

“好的，”马什说道。约克或许可以用眼神压制他，但在这条河上，没有人能比他吃得更多。“给我来一点这种汤，一打牡蛎，两只填土豆的烤鸡，烤的时候要留心。再来点配酒，你在喝的是什么酒，约克？”

“勃艮第葡萄酒。”

“很好，也给我来一瓶。”

约克看起来有些困惑。“您的胃口可真叫人害怕，船长。”

“这是一个‘叫人害怕’的城镇，”马什挑选着用词，“这条河也是一条‘叫人害怕’的河流，约克先生。在这里的人必须维持力量。这里不是纽约，也不是伦敦。”

“我已充分了解这一点。”约克说道。

“很好，要是你真的想介入蒸汽船的生意，我希望你确实了解。蒸汽船行业是一切中最‘叫人害怕’的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能直接进入生意的部分吗？你经营着一条定期蒸汽船航线，我想收购其中一半的股份。既然你出现在这里，我想我对我的提议是有兴趣的。”

“我确实很有兴趣，”马什同意道，“但也确实感到十分困惑。你看起来像是个聪明人。我料想在写这封信之前就已调查过我的事。”他用手指敲了敲那封信。“那你该知道上一年的这个冬天几乎把我全毁了。”

约克一言不发，但他脸上的某种表情让马什索性把话挑明。

“我的公司名叫菲佛河运公司，”马什继续道，“之所以起这个名字，是因为我出生在那里，就在菲佛河北部，靠近加利纳的地方，而不是因为我在那条河上工作，我也确实没有。我曾经有六条船，主要经营的是上密西西比河的贸易，从圣路易斯到圣保罗，还有些航线会

向北到菲佛河、伊利诺伊州和密苏里州。我干得还不错，每年都能添一条到两条船，我曾经计划扩展业务到俄亥俄州，甚至可能到新奥尔良。但去年七月，就在迪比克市附近，我的玛丽·克拉克号上的锅炉爆炸，整艘船都燃烧起来，死了一百个人。冬天，我把四艘船停在圣路易斯这儿过冬，尼古拉斯·培罗号、邓利斯号、甜蜜菲佛号，还有我的伊丽莎白号，她几乎全新，下水不超过四个月，性能特别好，有几乎三百英尺长，十二个大型锅炉，开起来不会输给这条河上的任何一艘船。我那时真的特别为我的丽斯夫人^①自豪。她花了我二十万镑，但每一个子儿都很值。”侍者送上了汤。马什舀起一勺尝了尝，皱了皱眉头。“太烫了，”他说，“好吧，说回刚才的话题，不管怎么说，圣路易斯是个过冬的好地方，这儿一般不会冻得太深，时间也不会太久。但是去年冬天完全不同。是的，先生，发生了大冰塞。这条该死的河死死地冻住了。”马什将一只红彤彤的手伸出，放在桌面上，掌心向上，慢慢地将手指紧握成拳。“把一个鸡蛋放在手掌中你就明白了，约克。冰塞粉碎一条船，要比我用手掌粉碎一个鸡蛋来得更轻松。而冰塞融化时情况会变得更糟，巨大的冰块滚落河中，撞向船坞、堤坝、船只，几乎所有的一切。等冬天过去，我已失去了我的船，四艘全没了。坚冰将它们从我手中全都夺走了。”

“你没有保险吗？”约克问道。

马什转向他的汤，大声地吸吮起来。在一勺接一勺的喝汤间隙，他摇了摇脑袋。“我不是个爱投机的人，约克先生。我从来不会把钱浪费在保险上，这是赌博，除非你一开始就打定了主意自己会输。我只要赚着一点钱，就会把它们投资在船上。”

约克点了点头。“我想你还有一条船。”

“没错，”马什说道。他喝完了汤，做了个再来一碗的手势。“那

① 前文伊丽莎白号的昵称。

条船叫伊莱·雷诺号，是一艘吃水量只有150吨的小型艉外明轮船。她载不了多少重量，我通常都只用她在伊利诺伊州贸易，冬天则停在皮奥瑞亚，因此逃过一劫。这是我仅剩的资产，先生，我手里只有这一条船了。问题是，约克先生，伊莱·雷诺号不值几个钱。她全新时也只花了我两万五千镑，那可是1850年的事儿了。”

“七年，”约克说道，“不算太长的时间。”

马什摇了摇头。“对于蒸汽船来说七年的时间实在太长。”他说，“大部分蒸汽船甚至只能坚持四到五年，就会被这条河吞没。伊莱·雷诺号造得比大部分蒸汽船要更好些，但她依然撑不了太久。”马什盯着自己的牡蛎，用半个壳垫着将它们接连舀起，整个儿吞进嘴里，每一只都配以一大口葡萄酒。“所以我觉得很疑惑，约克先生，”在半打牡蛎消失之后，他接着说道，“你想要购买我手中航线的一半股份，而这条航线上如今只有一条陈旧的小船。在信中，你写下了一个价格。一个过于高昂的价格。或许在我还有六条船的时候，菲佛河运公司值这个价，但现在却不是。”他又吞下了一只牡蛎。“十年你都收不回投资，雷诺号做不到，她载不了太多货，也载不了几个乘客。”马什用餐巾擦了擦嘴，抬眼凝视对面坐着的这位陌生人。食物让他重获力量，他觉得自己恢复了自我，重新掌控局势。约克的眼神极为热切，这是事实，但在他的眼神中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东西。

“你需要我的钱，船长，”约克说道，“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事？你不怕我另找一名合作对象？”

“隐瞒不是我做事的风格，”马什说道，“我在这条河上干了三十年，约克。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搭乘木筏顺流而下到新奥尔良，在进入蒸汽船行业前我还经营过平底船和龙骨船。我做过舵手，做过水手，做过叉鱼的渔夫，甚至还当过一阵子排泥手^①。我干过这个行业

^① 在泥泞的河边搬运货物的低等搬运工人。

里的每一个活计，但只有一样是我绝没有干过的，那就是骗子。”

“您真是个诚实的人。”约克说道，他的语气介于真诚与嘲讽之间，马什无法判断到底是哪一种。“您觉得应该告诉我您公司的真实状况，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高兴，船长。我早已确实地知晓这些情况。我的开价不变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马什生硬地追问道，“只有傻子才会让钱打水漂。你看起来可不像傻瓜。”

在约克开口回答之前，食物送到了。马什的两只鸡烤得极是漂亮，正是他所喜欢的烤鸡该有的样子。他撕下一条鸡腿，贪婪地啃咬起来。侍者在约克面前送上一片切得薄薄的烤牛排。牛排很嫩，泛着红色，泡在血与汤汁混合而成的液体中。马什望着他熟练而灵巧地切开牛肉。他的刀子穿过牛肉，就好像那只是一块黄油，完全不必像马什常做的那样停下来劈砍或撕扯它。他握着餐具的样子极为绅士，会放下刀子，用同一只手来拿起叉子。他那双苍白的长手力量与优雅兼具，而马什赞赏这一点。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认为约克有一双女人的手了，它们虽然洁白，却极为有力，坚硬如同日蚀号主舱中放置的三角钢琴上的白键。

“怎么说？”马什提示道，“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”

约书亚·约克停顿了一下。最终他说道：“您对我说了实话，马什船长。我绝不会报之以谎言，虽然我本打算这么做。但我同样也不会说出事实来徒惹烦恼。我确实有不能告诉您的事，这些事您没有必要知道。让我先说出我的条款，您可以参考，而后我们再来看是否能达成共识。如果您觉得不行，我们可以轻松地就此分别。”

马什砍下了第二只烤鸡的胸肉。“继续说下去，”他说，“我不会走的。”

约克放下刀叉，双手指尖相触。

“基于我个人的原因，我希望能成为一艘蒸汽船的船主。我希望

能沿着这条大河旅行，要舒适而私密，不是作为乘客，而是作为船长。我有我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我正在寻觅朋友与盟友，当然我也有敌人，为数还不少。具体细节您无须过虑。如果您强迫我说，那么我将报之以谎言。请不要强迫我。”这一瞬间他的眼神变得凌厉，而后微微一笑，眼神也柔和起来。“您所需要了解的只是我渴望拥有并掌控一艘蒸汽船，船长。正如您所见，我并非河上讨生活的人。除了之前读过的几本书，以及我在圣路易斯消磨的这几个星期所获得的一丁点知识之外，我对蒸汽船与密西西比河一无所知。显然，我需要一个合作伙伴，某个对这条河以及河上的人有充分了解的人，一个能担负起我的船日常工作的人，由此我才能自由地向着自己的目标奋进。

“这个合作伙伴必须拥有一些其他的重要品质。他必须极为谨慎，我不希望我的行为——我承认它们有时会显得有些怪异——成为河两岸的谈资；他也必须值得信任，因为我会将所有管理工作都交给他。我不想找一个软弱或迷信的合作伙伴，也不想要过于虔诚的人。您虔诚吗，船长？”

“不，”马什说道，“我从来不喜欢那些沉迷于《圣经》的人，他们也不喜欢我。”

约克露出了笑容。“您很实际。我需要的正是这样脚踏实地的人。我需要一个只专注于自己那部分生意的人，不会问我太多问题。我很重视自己的隐私，如果有时我的行为显得有些古怪、武断或反复无常，我不希望因此而遭到怀疑。您明白我的需求吗？”

马什思索着扯了扯自己的胡子。“要是我能做到呢？”

“那我们将成为伙伴，”约克说道，“让您的律师和簿记员负责航线的日常运营，您本身则与我一起在河上旅行。我的身份是船长，你可以称自己为舵手、大副、副船长，或者其他随便什么你喜欢的称呼。我会将船的日常操纵工作交给您，从我这里发出的命令不会很多，但一旦我下令，我希望您能毫无疑问、毫不保留地执行。我的一

些朋友会与我一同旅行，要给他们安排舱室，不收取费用。若有适合他们的职位，我会安排他们承担一些船上的工作。您不能对这些决定提出质疑。在河上航行的途中，我可能会接纳其他一些朋友，同样将他们带上船。您要欢迎他们的到来。如果您能接受这些条款，马什船长，那我们就能一同获利，在您的这条河上轻松奢华地旅行。”

阿布纳·马什大笑起来。“好吧，也许可以。但这不是我的河，约克先生，而且要是你现在认为我们能奢华地乘坐老伊莱·雷诺号旅行，等你上船后会很恼火的。她是条摇摇晃晃的老破船，仅有的几个船舱都很破旧；大部分时间里，甲板上都塞满了外国人，航行的路线也只是在一些讨人厌的地方来回。我有两年没上过那条船了，现在是老尤杰在为我操纵她，但上一回我上船，她的气味闻起来可真是糟透了。你想要奢华，那你该考虑去买日蚀号或者约翰·西蒙斯号。”

约书亚·约克抿了一口葡萄酒，轻轻微笑。“我想要的并不是伊莱·雷诺号，马什船长。”

“我只有这一条船了。”

约克放下了酒。“来，”他说，“让我们把这儿的账结了。我们可以去我的房间继续讨论一些长远细节的问题。”

马什有些不情愿，庄园主之家的甜品菜单相当不错，他实在不愿错过。只可惜约克坚持自己的安排。

约克的房间是一个非常宽敞的套房，装饰精美，是这里最好的房间，通常只用来招待新奥尔良的富裕庄园主。“坐吧。”约克以命令的语气说着，指了指客厅里一张舒适的宽大椅子。马什坐下，而他的主人则步入卧室，不一会儿，带着一只铁镶边的箱子走向客厅。他将箱子放在桌上，打开了锁。“来这儿。”他说道，而此时马什已站起身来到他的身后。约克打开了箱盖。

“黄金。”马什轻声说道。他伸出手抓起一把硬币，让它们从指缝中滑落，尽情沉醉于这种黄色金属柔软的触感、闪动的光彩与清脆

的撞击声。他拿起一枚金币，放到嘴边，舔了一下。“十足真金。”他说着，啐了一口，将这枚硬币丢了回去。

“都是价值二十美元的金币，总共一万美元，”约克说道，“像这样的箱子我还有两只，以及伦敦、费城和罗马的银行开出的支票，总额比这里的更高。若是接受我的提议，马什船长，你将会获得第二艘船，另一艘比你的伊莱·雷诺号大得多的船。或者我该说，我们将会获得第二艘船。”他微笑着。

阿布纳·马什曾打算拒绝约克的提议。他确实急缺这笔钱，但他是个生性多疑的人，不喜欢神秘的事，而约克不容他质疑的事实在太多。约克的提议听起来实在太美好，马什确信其中必然隐藏着危险，若是接受提议，他的处境必然会比现在要糟得多。但是现在，眼看着面前约克的财富闪动色彩，他觉得自己的决心正在动摇。“一条新船，你是说？”他有些虚弱地问道。

“是的，”约克回答，“它的价值将超过我在信上所提议的，收购你航线一半股份的价格。”

“多少……”马什问道，他紧张地舔了舔干涩的嘴唇，“你打算出多少钱来造这条新船，约克先生？”

“需要多少？”约克平静地问道。

马什抓起满满一大把金币，而后让它们从手指中落回箱子里。多么耀眼的光芒，他心想，但嘴里说出口的却是——“你不该随身携带这么多钱的，约克。有不少无赖会为了其中的一枚金币就杀了你。”

“我能保护自己，船长，”约克说。马什看着他的眼神，感到阵阵寒意。他同情那些试图抢劫约书亚·约克金币的强盗们。

“你愿意和我一起出去散散步吗？去码头？”

“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船长。”

“你会得到答复的。先跟我一起来，有些东西我想让你瞧一瞧。”

“很好。”约克说道。他合上箱盖，柔和的金色光芒在室内渐渐

消散，整间屋子也随之而变得幽闭晦暗起来。

夜晚的空气冰凉而潮湿。他们走在黑暗荒芜的街道上，靴音形成回声。约克的身影敏捷优雅，马什则显得沉重而威严。约克身上宽松地披着一件剪裁成斗篷状的舵手外套，头上戴着的老海狸皮高帽在半月的光辉中投下一条长长的影子。马什瞥过那些阴森的砖砌仓库间的黑暗小巷，勉力表现出坚定无畏的样子，以此来吓退无赖们。

码头上挤着不少蒸汽船，至少有四十艘正停泊着，系在岸桩与趸船边。即使是这时间，码头上也并非一片寂静。一堆堆巨大的船货在月光下形成黑色的阴影，他俩经过在板条箱与干草垛之间闲荡的码头工人们，他们正互相传递酒瓶，或是抽着烟斗。有一打以上的船只，船舱窗户上依然透出灯光。密苏里河运公司的怀恩多特号喷着蒸汽，正准备起航。他们瞥见有个人正高高地站在一艘大型侧轮邮船的最高甲板舱上，好奇地看着他俩。阿布纳·马什领着约克走过去，穿过寂静而晦暗不明的蒸汽船队列，那些船高耸的烟囱铭刻在群星闪耀的天空中，宛如一排顶端绽放着怪异花朵的阴郁树木。

最终他站立在一艘豪华的巨型侧轮蒸汽船前。这艘船的主甲板上堆积着大量货物，船身紧贴着饱经风霜的趸船，周围的浮码头高高抬起，挡住了所有不速之客。即使在这半月的微光中，她的华彩也依然清晰可见。码头上的任何一艘船，都及不上她的富丽堂皇。

“怎么了？”约书亚·约克轻轻地说道，他的话音中带着敬畏。在事后，马什想到，正是这一点令他做出了决定——约克话音中的敬畏之情。

“这就是日蚀号，”马什说道，“看，驾驶室外有她的名字，那儿。”他用手杖猛地一指，“你看到吗？”

“很清楚。我的夜视能力很好。那么说这是条特别的船？”

“他妈的当然是，她很特别。她是日蚀号。这条河上每一个男人和男孩都知道她。她已经上了年纪——1852年造的，五年前的事儿